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四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荅問

荅董生教增問

問詩之作由來久矣未有知其所自始者也周之盛時有採風之使有太史之官至於天子巡狩又必陳詩以觀其風俗因以行黜陟之典於是詩之爲教遂爲聖人之大法故朱子詩序中據之而惜其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遂廢不講第周之極盛當在何時則成王康王之間非耶說詩者謂文王雖已稱王教化未洽武王克殷未遑禮樂故頌聲之作斷自

成王之世夫須聲之作在成王之世則列國太平之風可以被之筦弦達之郊廟亦當此時爲多而今十五國風自周南召南豳風而外皆東遷以後之詩何也或者孔子刪之與刪詩之說始自司馬遷其言曰古詩三千孔氏刪之留三百五篇後儒咸尊用之但春秋以前人習於詩士大夫以詩相贈荅見於內外傳大抵今經中所有其稱爲逸詩如翹翹車乘我無所監之屬十中一二耳以此求之馬遷之說未可信也況孔子刪詩於變風之世政教乖繆男女淫奔一切譏刺怨誹之作皆留不刪而獨全刪周室太平之風殆不然矣又或以爲年久失傳其說抑又不通夫

周南召南在武王未得天下之先豳風之作在成王涖政之始今篇章具在何緣在其後者獨先亡耶後閱詩疏孔氏之說則曰太平之世天子有雅則諸侯無風故國風無西周之詩然細思之亦未然何則國風之作非徒文字之謂也先王移風易俗用此以爲樞機故太師掌之巡狩陳之今太平之世既已無風則太師之官爲冗員巡狩之陳徒具文耳先王何取此有名無實之爲哉至於衰亂之世王者之政教不行正朱子所謂東遷而後遂廢不講者又安得而採之安得而陳之此數說者皆所未安蒙之所以反復思之而不知其故者也

禮樂本諸天地與生俱生者也自唐虞以後漸文耳上
古之世禮質則樂亦質蕢桴土鼓安必無詩文字未與
流傳不廣其萬一傳者如古孝子斷竹續竹之歌不得
等諸娥皇帝子亦謂出自後人之偽撰也陳詩觀風當
與納賈觀好惡一例百貨在市而貴賤殊焉風詩流傳
而取舍別焉豈必皆新製哉即當時宴享所賦可知已
聽所賦而知其人聽所陳而知其俗其義一也抑孔子
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然則聲音
節奏之間亦有古今不同者矣故鄭聲之淫殆非其初
而然也末流之失也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掌樂者
也以陳詩為采詩是康成之蔽也以無目之人而令其

行閭里以採聽歌謡其事之不便至易明矣且閭里之
謡徒歌而已不能皆以入樂假如凡値所採悉播於樂
舊者肆在樂官而不去新者被之管弦而日增如太史
公所言三千篇之多則太師小師之屬力疲而亦有所
不給矣凡人之情順則易忘拂則易感故當堯之時其
歌曰帝何力於我哉即周初盛時其言民之情第曰民
之質矣日用飲食如斯而已古者頌施於宗廟非以媚
悅在位之君也而魯人乃及僖公在時而頌之其辭浮
以夸當時已備在樂懸矣夫子安得刪從而著之亦因
可以觀世變云爾後儒微有見於此而凡若關雎若魚
藻之類莫不盡舉而歸之諷刺所謂陳古以切今也此

雖未免求之太過然亦足以見朝廷清明海內治平士安於朝農習於野無有驚喜過望之意而何必相率歸美以爲導諛獻佞之具哉其閒或歷十數君二十數君而始有一詩非謂此數十君者皆賢也苟無道不至於甚在小民忠厚之意豈微激之而遽怒哉故一切採詩删詩之說舉不足信春秋時名卿大夫所賦今人多習誦之偶有逸者固亦無幾且有異其名而詩固在者如采薺卽楚茨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鳩飛卽小宛王伯厚嘗輯詩逸句十不及今之一二凡謂淫奔之辭人喜誦之故傳及與夫年久者多失傳更鄙淺不足破矣

問古禮之放軼也久後儒卽見在之文尋其蹤跡大

牽三禮而外徵之三傳以其時猶近古先王之制未
盡泯也媵女之制禮無見文左氏言媵者多而不詳
其制獨公羊氏有之其言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
之皆有姪娣其媵女之國說者或以爲同姓而考之
春秋及左氏往往不然成之九年伯姬歸于宋衛晉
齊三國媵之解者以爲伯姬賢諸侯爭來媵而齊固
非同姓也此異姓之來媵見於經者也至後晉將嫁
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此
時齊莊之志固不在媵女然使古無此禮晉其有以
拒之矣此又異姓來媵之見於傳者也此一疑也乃
又有大可疑者蓋同姓媵之特諸子之論耳至於姪

娣之媵姑姊不獨見於春秋者然其在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彼所據者殷禮也是其由來久矣考之經傳更無以姑姊媵其姪娣之文而邶風泉水之詩首章曰孌彼諸姬聊與之謀集傳曰諸姬謂娣姪也次章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集傳曰諸姑伯姊卽所謂諸姬也上章以爲娣姪下又以姑姊當之於文義微見舛誤然此特其小者或臨筆時少失檢耳至顯然以姑姊媵其娣姪則說有難通矣不知朱子果何所據而云然也

諸侯一娶九女娶於一國則同姓二國媵之正夫人自有姪娣兩媵亦各有姪娣故九女也正夫人最尊矣其

次兩媵以國之大小爲尊卑其姪娣之序亦以此（用何休說不從左氏）或疑晉齊皆大國而何以不恥爲媵且宣姜之女有爲許穆夫人者有爲宋桓夫人者不適一國安在其爲媵也然考之古禮大抵重適而輕庶其爲適夫人所生者必歸之他國爲夫人其庶生者則往往從其姑娣以適人不足怪也春秋多變古即如左氏開章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此禮也乃宋武公又嫁其女於惠公爲魯夫人則非禮也又齊景公使晏嬰請繼室于晉非媵而繼室亦非禮也若據此以疑諸侯不再娶之不足信可乎然則廁同姓以異姓增兩國爲三國舉爲變禮也若言禮之正則同姓二國媵之異姓則

否左氏有明文固確不可易矣晉嫁女于吳此失禮之大者且無辭爲之而謂使古無異姓來媵之禮則晉且有辭以拒齊是何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乎賢過信後事反以疑古初之不然此大不可也姑姊之於姪娣有常尊矣桓三年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其等差秩然如此焉有姪娣爲適而以姑姊媵者乎泉水之詩所稱諸姬及諸姑伯姊當依鄭箋以爲預擬歸寧後之詞最是蓋女子之所不能忘者其同類耳婉孌然未嫁之諸姬我將與之謀婦人之禮國有變故恐其未得所歸故思爲謀之若以爲謀歸寧之事此則當就保傅如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

歸之比保傅皆老成人不得加以變然之稱如諸姬爲其適人者將與之謀歸寧而美以變彼義無所取不幾爲贅文乎凡問之爲言問訊也問遺也諸姑伯姊在其父母國者也故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若偶然咨諏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謭謭拘拘者哉大儒之說固不可輕輒翻異然當其難通自當準情酌理以求至是之歸乃爲善讀書者

問詩有美有刺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衛至惠宣之世變易三綱濁流四海人道盡天理滅矣爲之臣民者愴懷疾首欲隱之而不能於是乎詩以刺之此正民彝天理之所以著而集傳於鶉之奔奔

之下反以衛詩至此爲人道盡天理滅者何也當時有獻議乞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其識誠陋而楊氏之說謂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故特取而著之是聖人亦有時披抉人之閨門以爲教也漢治梁王之獄谷永以爲閨門之事中冓之言非帝王所宜聽聞況可彰之後世乎故嘗讀而疑之以爲楊氏之說甚深然特有似於法家之言恐非聖人忠恕之旨也

衛詩至此人道盡天理滅者本非謂作詩之人此不可以辭害意譬之說春秋者謂春秋至此三綱淪九法斁豈得謂其歸咎於孔子哉梁王之獄雖昧未明推親親之誼尚可得而掩也若衛之宣惠其情狀亦已暴著矣

垂之簡編足爲懲戒若唐之武后楊妃雖其嗣主亦不得而覆盖之而謂宣惠之醜其尚可諱哉淫亂之君自以爲密云者特欲爲後人作戒故推而極之以言事無有隱而不彰者欲禁之於未然也人之情態固不一轍築臺東泊宣著如此此其人豈尚有廉耻哉匹夫匹婦會於牆陰明日國中已有傳播者此則自以爲密而卒不可掩楊氏之言固其理也惟詩人刺之夫子從而著之耳左氏傳所載淫亂之事豈惟此數君而不見於詩安得疑披抉人之閨門以爲教也以楊氏爲有似法家之言不倫之甚

問十五國風言王者凡五何彼襛矣言平王之孫或

以爲平治之王或以爲即平王宜臼先儒未有定說今姑可置之不論其在邶風則北門之詩言王事適我衞風伯兮之詩言爲王前驅唐風鴇羽之詩言王事靡盬秦風無衣之詩言王于興師此四處詩傳或有講解或竝無講解竊意此雖一字之微然名分繫焉蓋有不可忽者集傳於邶風王事剖晰詳明於伯兮鴇羽槩從率畧而於秦風獨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而稱先王其說殆不可訓秦居周地遂可稱王杞宋爲王者之後脩其禮物以賓王家不愈可以稱王乎果其臣民援引失據孔子删詩時便應削之無容取草野不稽之言列之於經疑

誤後世也詳檢毛鄭之書於伯兮據從王伐鄭之事孔氏於王于興師之下又偏解前經雖時近穿鑿然似有不可已者竊謂治經者於此當博觀而詳爲之說不得樂集傳之簡易而遽從之也

不聞北山之詩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諸侯之事皆王事也附王政敵王愾何莫非王師春秋時諸侯之於周亂則定之難則城之戍之若殷之諸侯其民從王所役而有瀕尾之詩周之時未之有改也則凡所謂王皆周王也朱子於秦風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而稱先王云者以備一說耳其正解固云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自無可

議爲也且即蘇氏之說亦未可厚非謂秦民有懷舊之思如漢之東則西土耆老冀上之睠顧其情一也當其時周王固在也若杞宋爲夏殷之後社已屋矣雖許其得用前朝之禮樂而其臣民安可以王稱之安可冒生今反古之咎而轉思先王此比喻失倫也朱傳與注疏所訓無大異同學者正可以參觀而得之抑古人亦有文可上下相通者如祭王父曰皇祖考父曰皇考夫曰皇辟祭法大夫有王考廟皇考廟適士有王考廟禮曰適爾皇祖某甫適其皇祖某子此當世之所公行者固不可謂之僭也何彼襛矣之稱平王似當屬平王宜臼此東周之詩而繫之召南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雖久

遠而肅雝之風未衰也平爲平正一說乃毛公剏解而
或以寧王爲例夫武王定天下寧之爲義美而顯平之
爲義泛而晦故愚見以爲似不若朱子之後一說可從
也
問文姜淫于其兄而魯桓被殺其爲國之大恥百世
不可掩魯于是時未甚衰弱不能聲罪致討僅除彭
生以爲名後文姜乃數如齊終復如莒以禮義之邦
陵夷若此雖天之禍魯亦以莊公之非人故耳集傳
于猗嗟之下引趙氏之說言子有可以制母之理其
說旣美矣而第其所謂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
刑以馭下猶有不能釋然于懷者春秋書夫人如齊

莊桓之十八年春書夫人孫于齊在莊之元年三月公羊傳曰夫人已在齊矣其言孫于齊者何念母也何氏注曰是時莊公小祥憂思少殺思及其母故春秋緣其意而書之其實夫人在齊未歸也其言穿鑿支離故爲難信左氏傳無文杜氏注曰文姜與桓公之喪俱歸歸而爲魯人所尤故復孫于齊此說雖無所據然以情事論之有當然者今云誠欲以事母爲將迎而歸之與夫國君與國爲體制喪服者父在則降其母以明尊無二上今迎而歸之是迎其君之仇與其國之賊也傷死父之心絕臣民之望不孝莫大焉且文姜亦無可以歸魯之理河廣之詩宋桓夫人

所作也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
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是詩文姜之罪較之出母孰重
孰輕又何以歸哀姜淫于二叔而殺其子罪較減于
文姜齊桓殺之以其尸歸公羊以爲得伯討之義然
則世有明王賢伯所以處文姜者當何如耶朱子於
此殆必有至精至大之義惜末學無以知之而願有
以窺其狀也

父以爲妻者子以爲母父所不廢子亦不敢廢也文姜
淫於其兄桓旣知而謫之矣而猶靦然以受齊襄之享
其爲隱忍可知已公薨於車魯人雖知其所由來而不
能明言之姜猶然桓之妻也則亦莊之母也趙氏所謂

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御下此三言者聖人不能易也其謂子可以制母者亦制其從者而已㣲筍之詩云其從如雲其從如水此何人哉文姜必不能以子身適他國此則莊所能制而不制故魯人晓而惜之文姜未嘗親剸刃於其夫則其事隱子無讐母之理惡得不迎而奉之人倫不幸之遭莊唯有藎然隱痛而已其能如母何哉記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宫者殺無赦獨不云妻殺夫者當如何假令閭巷之閒或有此事有司者治之耳曾謂妻殺夫子亦可殺其母哉至如宋襄之不能返其出母重父命也父不以爲妻子亦不敢以爲母若文姜則固未得桓之命者兩

事正相反何得以此例彼昔齊威王使章子將章子之母爲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威王曰勉之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之父未教而死若更葬是欺死父也章子之不更葬母與宋襄之不迎出母皆非魯莊之可得援以爲比者也雖有齊桓又何自伸其伯討哉蓋文姜之與哀姜其迹固不相似如欲逆刺隱匿之事離閒母子之恩則譏譏之端陵暴之患從此興矣卽今官府治不孝者亦必親告乃坐子之生殺繫於父妻之去留繫於夫無古今一也今桓死不及斥其妻莊立不敢廢其母爲伯主者固不能妄與人骨肉事矣賢讀書能疑甚善而析義未精且當就古人之論而熟思之毋輕議

爲也

問古人稱謂之閒僭賀而等級分明天子曰王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在春秋時猶未混淆至孟子而稱其門人爲子故後人謂世變所趨賢者不免此言雖戲亦紀實辭也無衣之詩首章言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分次章言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分集傳謂其倨慢無禮誠有然者夫武公負篡國弑君之罪欲假王靈以爲重而言語泄泄若甚不急此者然誠王法所當誅也至首章之下注曰子天子也則武公雖云倨慢而顯然降天子之號而從大夫之稱殆未敢矣若以子爲同後世爾女之辭則自春秋之世未嘗有為小

序曰武公之臣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其說至
爲詳到朱子於此特注此何豈有說乎
小序謂請命乎天子之使茲言當矣然章服非使者所
得專也探其意而言之則子固謂天子矣文詞所施固
當有所避就假如曰不如天子之衣不如王之衣則幾
鄰於僭上亡等以王自有王之衣也故因有使者之可
藉從而子之此行文之體當爾也古人於所尊皆不敢
斥言晉韓起聘周而曰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旅冢宰之
下士也卽列國相交其辭命之閒有稱下執事者有稱
從者莫不皆然漢制之不斥皇帝而稱陛下亦猶是也
故此於嫌疑之際不敢斥王之衣而婉約其辭以爲不

如子之衣於義固無所失當是時武公方欲得周天子之命以爲重而唯恐其不得也焉敢倨慢無禮覩其次章云豈曰無衣六兮降七言六若不敢要王之必遂其所請者六既爲謙辭而稱子乃疑於倨慢哉不然明矣

弟子上元孫祖瑞嘉五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五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記

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戊申

近代藏書之家蓋莫盛於吳中如楊君謙朱性甫吳原博閻秀卿都元敬金孝章亦陶父子皆著名於勝國者也流風遺韻至於今不衰然非徒慕前人之美名而襲蹈其迹也此實關性情焉苟性情不在是父不能必之於子兄不能必之於弟縱或慕美名而誇豪舉挾千金入書肆連箱累櫝捆載而歸錦帙牙籤縹緗溢目而其中之觸脫叢殘弗之補也形似聲誤弗之正也善本俗

本弗之辨也彼書賈者又工於爲僞以今爲古如以震澤王氏之史記四明陸氏之呂東萊讀詩記崑山徐氏之尚書詳解而皆以爲宋刻此猶可言也至以劉改之爲斜川吳正夫禮部集爲蘇子美滄浪集舛謬不已甚乎而其傳錄以行世者又爲鈔胥暗減其篇頁則終不爲完書故夫鄴侯之架雖富君子不許其能藏書也余往來吳門知朱翁文游者藏書甚精繼交吳子枚士皆常與之通書無所靳今又得吳江嚴子豹人焉其家去郡城百里而近自其少也卽以書爲性命友朋知其然也往往以秘本假之傳鈔故自尋常所得外往往有前人錄目中所未具者散置之處不便於檢尋也於所居

之右得爽塏潔靜可以爲精舍者三楹乃遷廿年已來之所著錄庋閣其中以昔人相傳藏書之處有大酉小酉也遂顏之曰二酉齋既自爲之記矣而又來乞余言知余之有同嗜也吾聞昔人所傳二酉之藏不過千卷今嚴子所儲已遠過之乃意方慊然且冀幸後之所得容當有倍蓰什伯於今者是則誠然然余以爲藏之多也不若其精也精矣而復求之不已安在其能無多乎臘前余過平望去嚴子所居僅十里欲順訪焉而叩其齋中之所藏者舟人詭余以一舍之程有難色故不果然嚴子所校之左傳正義及所梓之左氏賈服義則既見之而伏其精矣虎豹之異於犬羊不即一毛可辨乎

顧余之好雖同於嚴子而業已頹然老矣然見一異書眼猶爲之明思古昔聖賢若孔墨猶未嘗須臾廢書而余何人顧可弃秉燭之光而不自力乎楊儀部嘗有句云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此眞愛入骨髓語也又曰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聊爾從吾意余今白首鈔書矻矻朝夕亦正有自不可解者因嚴子臭味之同而縱言及此更欲就嚴子假一二祕笈而鈔之其庶幾許我乎

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乙未

乾隆年月吾杭重建機神廟成里人求文於余以記其事杭爲禹貢揚州之域厥篚織貝實與兗之織文徐之

織縞荆豫之元纁纖纊竝進由周而來齊有紈魯有縞
楚有練吳有紵而越亦以羅著迨河南褚公有裔孫名
載者盡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以教其里中自是吾
杭所出更兼擅衆地之長而爲天下冠宋至道元年始
於杭置織務洎及　本朝因而弗改享其利者圖其報
杭人之祠褚公舊矣既又推而上之思報其始爲機杼
者於是復立機神之廟其神則厲徵君之記據淮南鴻
烈以爲黃帝之臣伯余是也廟建自　國初在城之東
北隅雍正中里人稍稍增拓其制閱四十餘年日就頹
隳有吳君通海者蹙焉以爲己任謀諸同業率費得六
千金撤而新之再閱春而竣不戒於火燬焉又謀所以

興復之衆喻其誠輸者畢集鳩工庀材聿成壯觀正殿
五楹中祀軒轅氏而以伯余褚公左右配焉軒轅爲伯
余之君始制衣裳以大機杼之用者也其後爲會館同
業祭享之日飲福於此又其後祀西陵氏西陵軒轅之
元妃始育蠶以開機杼之功者也其前有廡有門又有
臺以奏樂而娛神此今時所重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昭
事神之虔者也廟之晨昏啟閉朔望香火以道士主之
其教之所祀者別有室使祀之而更及於土穀之神開
其爲彼而後可責其成於此凡爲機神計且可以廣福
也嗚乎杭人之爲是舉核以三代制祀之典雖不必盡
符然於先王敎民美報之指可謂周詳而篤摯矣要非

朝廷之仁漸義漬有以返斯民於惇龐忠厚不至此則
神之所以佑吾杭人者豈有旣哉說者謂淮南稱伯余
始爲衣手經指挂成猶網羅後世始爲之機杼則作機
杼者當別有人詩刺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織本婦人
之業不知機杼不用衣裳何由而成織之所出上供
國家服物采章而下被之士庶非婦功所得專所以周
官典絲主之以下士而工有內有外此久爲男子所有
之事且天地之閒陰主質而陽主文女成布而男成帛
以目驗之可信也斯前記所未詳故并及之是役也肇
自往年某月歷若干旬訖功首事之勇於義與同業之
樂於輸皆不可以不著因誌其始末而備列諸氏名於

碑陰云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　丁酉

旌德有鳧溪水源出鳧山西南流合於徽水經縣城北十里則車徒四達之地也溪中巨石錯立舟泭不能徑度梁以木當春夏盛漲時不勝湍激輒傾欹壞墮不可治取道者必回遠而後得濟迨霜降水涸居人累石爲渡劣容一人迹猶復惴惴恐陷焉往來者病之久矣邑黃氏天一以三兄弟家去溪旁甚近本先人子裕府君志爲創石橋經始於乾隆三十七年閱四寒而落成其長三百尺廣二十尺高倍之翼以石欄寬容堅緻由是東西行以適四方者皆便之吏以餘力於東岸建亭以

憩行者其西又有一溪源出楂嶺亦建小石橋其上施功視梟溪三之一焉費皆黃氏兄弟任之不求助於他人梟溪之橋命曰登瀛爲其東直柳山西接正山之麓習形家言者有取焉橋成逾年而天一之孫朝俊舉於鄉當其爲是匪以私子孫也而食其報獨先可不謂天道歟朝俊學於余請余爲之記因考其實書之石俾出其塗者咸知化險爲夷之所自且以告邑中諸英雋當思其名之甚美奮然偕黃氏子弟相與從此發軔以達王路而翔天衢無負兩翁之斯舉也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甲寅

吳越書院之以紫陽名者三蓋皆祀朱子而因擇士之

雋異者使習業其中欲其學朱子之學而後庶幾於所言所行莫不循循然有法度也新安爲朱子之鄉其地有紫陽山故宋淳祐六年理宗御書紫陽書院以賜江東之崇祀朱子者而吾杭有紫陽山即沿爲稱禮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康成釋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案今蘇與杭皆近新安以祀朱子實與古禮合杭爲大府治所敷文書院中丞領之而紫陽與崇文皆前任鹺使之所倡建鹺商相與踴躍以襄厥成蓋鹺商多來自徽郡實古之新安其子弟又許其別編商籍與土著者一體考試故皆樂於順上之指而不由於強勉我

朝康熙四十二年鹽法道岑溪高公能徵始建茲院於紫陽山之麓初名紫陽別墅後乃正名曰書院至於今八十有餘年矣中間雖小小補葺而費約工省馴至徹壞不可治文昭以乾隆己亥忝主講崇文越明年遷主紫陽覩危樓之將壓常凜凜焉去之一周星以爲必改作矣乃僅交午枝柱苟且目前以儌幸於一旦之可無事上之人以無與乎考成而未嘗一留意即或慨然有興舉之思而慮請之容或不得又鰓鰓慮經費之無從出也以故玩時愒日遷延以至於今往來觀者徒歎息於前人有美政而後人莫之繼爲可惜也迺歲在癸丑長白阿公奉

聖天子新命來爲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益
改舊鹽法道而正以使名幷
特設督理鹽政一員與兩淮埒郎移兩淮長白全公以
莅之全公素知公強幹有爲故於所請無不聽公之居
是職也實能仰體
上之德意潔以律己勤以莅事緝私平征以卹商而循
名責實以造士觀兩書院之久不治也請於全公斥帑
餘若干金大爲修葺不歸之縣有司而專委屬吏之能
者日往監之公亦不時至以察工之勤惰而董其成於
是廢者易敧者正缺者補隙者完磴道之犖确者爲平
治之相其高下爲之欄檻使無失足焉若門若窗皆可

以啓閉矣若庖若湢皆足以容受矣堊者黝者丹雘者咸得其宜於是望之巍然即之煥然士之來肄業者咸欣欣然有喜色罔不亟思振作以仰副樂育之盛意蓋士氣亦爲之一新焉蓋嘗論之內與外實相因而互資者也故衞武公之爲懿戒曰洒埽庭內斯干之詩言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乃可以攸寧焉昔子路之治蒲也夫子入其境而見草萊甚辟入其邑而見牆屋完固亟稱其善焉蓋即此可以驗衆事之不苟類如斯矣兩公不以文弨爲不肖聘主紫陽教事樂觀盛舉思有以紀載而監院車君向榮又率諸生以來請安敢以不文辭爰即進諸生而告之曰爾等之來學於斯者既足以

安其身矣亦知所以治其心乎夫屋之傾欹徑之榛塞夫人而知其不可矣獨於心而顧可安於不正不濬乎今諸生中能文之士不乏也然或狃於佻達之習慢易之風而不知變革其有害於虛靈之體實甚今公之有斯舉也豈徒爲美觀哉蓋即敎以治心之學也夫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德性問學兼優者也諸生勉勉焉是則是效體斯立而後用有以行交見醇儒名臣之不由斯出乎余非能言者也朱子所爲學記諸具在畢皆切要之論盍反而求之可乎是說也實推廣公所以造士之意而公之盛美乃益彰吾知崇文亦必有願爲紀載者文明在紫陽故第就紫陽以爲之記云

麗景校書圖記辛未

乾隆丁卯之夏

天子居圓明園命選翰林十人中書十人校錄唐李善所注昭明文選以備

清燕之覽於是卽張相國園而開館焉麗景者園之軒名也厥構宏敞通流環繞匯於軒前而成池池多植荷時方花架木爲橋通南北道橋之南山徑迴複樹木蓊雜園故名也園康熙時明相國之所築也後獻諸

朝賜文學近臣退直居之園之勝尚未能徧觀也所選二十人者校書軒中

上命大官具食尚方給筆札頻遣中貴人攜瓜果及荷

囊香佩諸物分賜諸臣

上所賜唯瓜果爲非常賜非大臣及親近者不易得而今咸以小臣拜 賜且訖事月餘 賜凡四五斯亦遇之至榮者已前輩錢赤岸先生性慎密而多聞識裒然爲中書領袖選與玆事文弨時亦從諸君子後移席近先生先生校勘精審孜孜不倦然諸人或各行其意先是中使宣

上旨云爾等俱是有學人若書內誤處皆當改正而大臣恐或謟妄改之咎又私相戒約非灼知其誤甚不可輒改以故明達之人多務更正慎重之士憚於改爲予因知事無大小總其成者爲要也大官年高事繁必不

能復究心於文翠之事安得如先生者合衆長而折衷之歟書成又錄考證二冊進　呈

上命分置各卷之後并書校寫者銜名其冬又

召諸臣入　乾清門至　懋勤殿令各鈐小印識之

上自爲之序其書已裝潢成帙矣書之前貌

聖容焉先是進　呈之日又入

賜紗葛各二端文弨欲爲文記之尚未成也今先生榮

君恩爲之爲圖以文弨之亦與其事也屬爲記嘗考古者有寫書之官校讎之司其事曠而弗舉於今乃復見之禮意加優渥焉先生適當其盛將之以勤恪謌則正疑則闕不牽於異同之論可不謂賢乎自是役後有詔

細事不足煩

聖慮者於是凡有校寫皆開局於　武英殿大臣監理

之外饔供其食書成請

旨賞賚而已文昭亦一再與焉迴思昔日與先生在軒

中散衣帶時水風清暑花香襲人　珍賜頻仍中使絡

繹此景何可多得況四五年來此二十八中已有化爲

異物者其仕於四方及歸其鄉者又有之今先生又將

歸矣撫卷之下不勝悵然他日從先生於明湖之濱縱

談舊事再出此圖其感歎又將若何也因具錄其姓名

於左翰林十八人王錫 改外 王居正 休致 朱佩蓮 丁憂 湯

大紳 休致 王際華 丁憂 歐陽正煥 狀元 諡 徐開厚 故 許

焱改外馮秉彝告假後又益一人曰溫敏中書十八張敬業劉大佑故祝維誥毗陵楊蕊麗延獻告假金讓毛永燮先生名在培與文弨共為十人收掌則待詔吳自高也乾隆辛未除夕前一日書

張荷宇大任夢母圖記庚午

始余未識荷宇時有客持一卷文示余即荷宇自敘其夢母事其言悲惻乎不忍卒讀也異日有介友人來余門請受業者識其姓名即曩之夢母者也因又見所為圖焉自當世公卿大夫下至韋布之士工於言者咸嘉其至性冥感相與詠歌其事荷宇悉取而綴於圖之後余亦五歲失母此情人所同也感荷宇之事而因為記

之荷宇生十月而喪其母及有知卽時時念母不置彌久彌篤衰其身不能一日事乎母也哀母之言語動作亦未能識也荷宇香河人嘗南遊而反至乎錢唐夢母來前夢中卽知其爲母也既覺乃噭然以哭曰此眞吾母也母胡爲乎使我至今日乃得見也母又何去我之速也母其可使我繼此而得見也於是卽夢所見爲之圖此圖吾不之見也今之圖吾見之則其夢母之境而已余因語之曰夫人精誠所感無幽明死生之隔此理之可信不誣者況子之於親其喘息呼吸相通本無有間之者乎人死則形亡形亡則氣散而有不散者在其精神卽附麗於其子孫之身故先王爲之立廟以聚之

祭祀以事之笑語嗜好以思之於此於彼以求之又非但此也一出言而不敢忘一跬步而不敢忘故孝子之事父母終其身非徒終父母之身也今子之母不幸蚤殁然子在固不可謂亡焉夫自香河以至錢唐三千里而遙子之母生時固未嘗至其地也而胡爲於此而夢於此而夢者子之所至親亦至焉然則子之身親之身也子求所以不死其母者其必有在矣

蔡施秉守城記 戊戌

雍正十三年貴州古州苗作亂諸苗響應破黃平州及凱里巖門諸城乘勝東下施秉縣適當其衝遂蜂擁薄城時平靖日久兵屯多併省今縣治乃故偏橋衞也去

舊治九十里許先是奉文清理苗疆大吏案舊地圖不
知縣移治本末猶承前謂距台拱大將屯駐處道里近
遂議省舊所設遊擊員幷其兵盡撤焉而施秉遂無守
禦之備雍正十一年上元蔡君謹來知縣事謂地荒遠
民苗雜居備不可弛言於大府請仍設武員鎮守如舊
制大府韙之而未即行也邑無城君亟城之至是而逆
苗之亂作民卒聞有寇惶駭欲逃君亟招集鄉勇合家
丁僅百餘人授以兵練習之令登陴固守鄰邑民來奔
者內而安輯之擇壯者令相助爲打禦夜然火城上徹
明城有水門賊使其黨潛入爲內應獲之得其謀取大
板布釘樂其處苗人素跣足乘黑夜入輒爲釘所刺僨

賊射火箭入城城內多草房君有備火不得爇城西有
半山君恐爲賊所據得形便城必危帥勇士先據之苗
女有習妖術者佩符張蓋舞鏢槍前衝左右號端公者
爲翼衛禁矢使不相及君取雞犬血厭之設伏以待大
破之黔地苗窟穴多乘釁相挻而動官兵分道剿撲救
不時至自夏涉秋凡九十四日大小三十七戰逆苗始
散走城賴以全總督張公廣泗以其功入　奏擢大定
府通判未赴奉檄勘鎮遠等處災道病仍還施秉以乾
隆元年九月卒民爲建祠立碑君所建城及橋梁民皆
以蔡氏之
今上嘉保城功賜子寰蔭國子監生

舊史氏曰余客金陵君之里也聞君之先本和州人少孤隨母育於外氏遂家上元令其習藝謝不能也見塾師課童子書則聽之少長遂能文勇力亦過人通技擊之術嘗手搏武人之雋鄉里者莫敢抗雍正首科舉於鄉君文吏耳而有武功其兼材信素具也抑古之儒將著名者多矣尚不足爲君異若乃糾率市人而與之共處危地卒非素練器非素習岌岌乎不可終日而卒能轉危爲安民免糜爛之禍則由君之見幾早備事豫堅城屹然故可依以爲守也最君之功故當在此不在彼君里後生顧淞學於余能言君之事君字經山且云君之子今與其母居三山門外屋數椽以賣鍋爲生則又

可爲太息者矣

記烏程袁孝子刲肝事 乙卯

烏程有刲肝以療母疾而愈者邑有司與其國人咸稱曰袁孝子孝子名昌齡事在乾隆四年距今五十有七年矣當刲肝之時孝子年已五十有二其母年七十有一夫禮五十不毀哀過而毀猶爲不可況可重自毀傷蹈必死之途而徼幸其或一濟乎且徧攷諸方書無有人肝可以愈疾之說而孝子之事又相傳有神奇怳忽之談儒者難言之然其事炳炳誠不虛孝子深自韜晦并其子亦不使聞知乃事卒暴著而不可掩嗚呼豈可謂非天哉今名已載郡志其曾孫沂以志所書尚略其

父秉鈞在日營葬其祖撰有事實一篇欲乞有道而文者以銘諸墓終於齎志以沒彌留之際呼其子沂而命之曰必無忘而祖而父欲求所以表章其親之蓄念沂懷之又十有四年家貧業醫不能出而與士大夫遊又諸老有盛名者皆已前死俍俍乎不知所向鄙人言文詔尚能爲紀實之文不苟譽人者介其友楊君甫九以請於吾友嚴子久能而展轉以達於予予雖不能繼諸老之後塵然於發揚潛德敦勵風化亦竊有志焉遂不辭而書之方母之疾也孝子婦已前死常時燠寒飢渴之節及一切煩辱之事妥姍所任者胥孝子親執之至是醫療百方卒無效病且殆彷徨無措昏悶中若有告

之者曰服龍肝湯疾可瘳顧龍肝安可得忽念己生之年歲在辰辰龍屬也得非神命我刲肝乎乃潔誠虔禱夜半扃戶以刀刲胸之左偏深寸許以指剜取中熱如沸湯不得入昏暈而僵旋似有趣之起者驚視創處肝已突出遂劙之作湯以進疾良已人無知者越數日近出過橋失足顛於橋下創裂暈絕子宗燿亟往抱持歸解衣見胸次束以帛血斑斑然漬其上猶新詰之不言又濴泣固詰始言之子耆黃延醫用善藥敷治莫效夜又有若告之者曰服藕汁可瘉如言而創始合終戒家人勿洩也然醫者已出語人矣人人以為異事更相傳播令甘泉羅君愫聞之親式其閭列狀聞諸臺咸有優

獎唯格於例不得　旌他日人有訟其子不孝者有司訊於市延孝子並几坐指以示其子曰此刲肝袁孝子也居同里而不知所效邪杖之孝子爲憮然不寧者累日越十二年而卒其母後一年乃終子一人即宗耀孫四人長即秉鈞傳其祖事實者也沂能謹識其父之遺言久而不衰其人亦有足多者今葬已久無所用銘沂以傳爲略傳之體故不能詳也余乃徇其請而爲之記其事庶辭不嫌於繁瑣云

舊史氏曰自明以來刲肝割股之事皆旌例所不及以非事親之常道也然閭里之民天性篤摯當其至誠激發非有所慕效而中情所迫不自顧慮更何有於區區

之名是雖不可以爲教而君子亦必從而禮貌之且樂稱道之使人皆可以一自證其本然之良心則何嘗不有益於風教也烏程一邑耳百餘年閒刲肝者有三人焉康熙初年有閔茂元越四十二年有陸國榮又三十三年而袁君復繼之是皆不漓其赤子之性者也嘗聞唯至誠爲能感神傳袁君之事者謂有鬼神以陰相之其理亦不可謂無今閔袁之名志俱載之而陸尚遺因幷牽連書之以告後之修郡邑志者

弟子王元孫　瀛葆貞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六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丙申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為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末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為完人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為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

聖祖特召對充　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
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
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
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肎少假借保定知府故遵成
例不錄河閒左衞童子送試屢矣論之不可劾罷之未
期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
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爲

黜陟故屬員競致賂遺於公是時直隷巡撫郎李文貞
也將代適有武生犯　蹕事
聖祖不深譴
命往江南防河公喜去家近即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
翮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連
丁內外艱服除仍往河工效力五十二年　召還入直
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　召然未自陳吏部補
官例不與開列此亦異數也甘肅寧夏地處邊士子試
卷別編聿丁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

中一名從之直　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為直隸巡道
論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尚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
獄兼驛傳案叢事猥吏因緣為姦公至釐革殆盡
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淸官實好官
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授雲南巡撫值
西藏用兵大師取道雲南留屯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
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直師還倍加
優䘏馬道死者兵當償為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
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
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

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均丁於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滇地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爲畏途公以礦有王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詘得以相補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　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入　覲雍正三年加
兵部尚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
巡撫事先是有
旨不許公摺子奏事既而
諭公曰前因人有萋菲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
矣令摺奏如初大理府洱海濵中已川其尾爲沙石壅
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浚幷立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
後人奉爲式焉坐奏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
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
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職訊鞫日士民洶洶數
萬人集門外綱雖吹求百端亦終不敢加公以刑旣訊
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檄其銀
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即奏明取以給公用者
也讞上
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遽歸留滇七年唯以研經講學
爲事
今上初即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尚書
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

命授　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生平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文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

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教事更請　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舊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畧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受顧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

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民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尚有二三十里之遥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刼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爲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隷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閒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袵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湯蹈火之

慘將何爲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末寧謐而
地方官遠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
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
全無賞賚愈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
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
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
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
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
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太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
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間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
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槖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

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
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
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
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
剿曰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
百人難上即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
相率滚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
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
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籠絡此撫
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唯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　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

垣築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會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爲生苗所刦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

上獨是公言時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尚未除

亦應綫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處解
額其造辟陳奏者尚未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
上皆以命公其教習庶吉士也
命下於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
迪不倦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
上覺公顏色顦顇
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徧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寖劇
上遣醫視給蔘藥少間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必日進無疆爲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
戌朔薨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　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謚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身體之不徒見於辭說之間故自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蠻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卽劾奏中猶稱公爲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姁姁嫗嫗以取媚於民推問之下猶稱引詩書無異常日卽此言亦可見公之爲人也公於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　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爲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尙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爲後二品蔭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裕謹

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儒之言無在不引而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敎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

二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中而所聞四方士大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久而殂公登朝亦未及朞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之學爲較純矣

候選主事蒼毓楊府君家傳 庚子

君諱應詢字蒼毓常州江陰人楊文定公之子也先世詳君考傳中文定公以進士起家敭歷中外

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

贈太子太傅予謚入祀賢良鄉賢祠當世所推理學名臣也公艱於得子康熙五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垂問及之公奏云臣弟廩貢生楊名世今年可望舉子即以爲臣後君果於是年生命名蓋以此也本生考聖翼府君後任泰興縣儒學訓導君幼即隨文定公宦滇南迨公閒居行館躬自訓講性理諸書與安溪李文貞公之所著述欲盡傳其學君一生行己處

事實本於庭訓居多雍正元年
覃恩授二品廕生時方七歲
皇上御極召公入　覲君奉母劉太夫人歸里公卒於
位君終身以不及視含斂爲恨乾隆四年服闋引
見以部主事用因太夫人年高乞終養太夫人年齊大
耋始卒君亦有小恙訖未就選然君雖未服官其隱造
福於鄉邦者事甚夥當歲在乙亥邑大饑明年春又大
疫合周君鳳岐倡議振濟以其事屬之君君悉意籌畫
凡平糶鬻粥施藥施槥皆井井有條所全活者甚衆督
學李公因培振興文教以舊澄江書院狹隘於養士之
道未備以君衆望所屬與相商搉勸紳士有力者捐輸

且擇老成者董其事於是增房舍厚廩餼購經史學者彬彬稱盛焉即今暨陽書院是也漕米倉舊在城內有圖改建以漁利者誑縣使移建南關外君聞之力爭謂倉建城內官易稽察近接水次船便轉般民居環護啟閉謹嚴四鄉輸納遠近適均官民相安歷百有餘載明季會移城南旋即燬廢況地當潮汐之衝農船每遭撲撞於公私皆不便當事韙其言得不徙令蔡君澍以棲霞菴為明典史閻公應元殉節地於其所立祠并祀同時守城殉難之典史陳公明遇後令劉君新翰又置有祭田無賴子利其入欲毀祠仍為菴凶勢甚熾君激於義與邑生員趙曦明并力訟官幾為所陷而終得直復

念祠中尚有佛像及今勿撤則二公若寄旣非所以明
度且後患亦未可杜因幷聞於官俾僧移去兼增祀訓
導馮公厚敦額爲三公祠皆同時殉節者也凡歷三政
而後大備於是祠之門庭堂寢煥然翼然招道士守之
每春秋二祭必躬造祠中敬謹將事其勇於爲義始終
不懈如此文定公研窮經籍凡有所得輒筆之然未有
成書君廣爲搜緝成易詩四書劄記講義程功錄等上
之錄入四庫中其家庭庸行可無述也乾隆四十四年
十二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四娶劉安人郎太夫人姪也
子二長敦裕邑庠生先卒次敦厚邑庠生女四長適太
學生武進謝宸璐次適府學生無錫華廷模其二皆夭

敦裕無子敦厚子玉衡爲之後實承重云

舊史氏曰暨陽書院之新建也余承學使鶴峯李公之聘來主講席見君之所規畫成中法程君數過余厚余甚至後余續昏於君從兄之季女亦君所爲慫恿成之者也君容貌溫溫至其析義利辨是非則侃侃鑿鑿不少依違一邑之正人皆倚以爲重不愧文定公後人乃其家嗣亦沈靖嗜學而先早折君之病亦以是悲夫古人嘗慨居其位不得行其道者多矣君雖不仕其所爲實與古之循吏無異余之傳君亦庶幾無溢辭焉

黃河同知蔣君家傳 丁丑

君蔣姓諱祈年字東郊奉天鑲藍旗人家世自有傳父

諱國正鳳陽府知府有治績舉四子君第三鳳陽公卒官放散官錢不能償公弱冠獨身任其事留鳳陽五歲事竟乃得歸君素習吏事以貲當爲縣令乃請往河工自効歷三年以勤幹聞總河故大學士嵇公璜器之初署山東管泉通判旋實授泇河通判又遷沂郯海贛同知防修禹王臺竹絡埧諸險工地處僻左少車馬運竹石不時至前任率以是敗去君訪知有小車裝私鹽夜來者且百數不可制制則出死力以拒鹽叉往往苦之君輒以便宜召其豪聽其輸鹽而藉其車以運又夫役有受顧而役不中程者君亦不急繩之於是利得錢來受役者益衆事遂集逾年換黃河同知河出曹單關易

潰決君積精誠以爲民請命水之溢而出者疏成引河
憲皇帝特命致祭河神荅靈貺焉明年水大至民兇懼
君禱神願以身殉立危隄上隄震動有聲水盛怒如有
神物助持君踊身入河見者無不驚泣會救者衆乃免
水亦頓卻衆爲立碑碑在今曹縣之望魯樓即當日之
投身處也君行視隄岸之庳薄者與當水衝者亟令修
築工訖而嵇公已去後代者與君郤坐擅用官錢罷君
於是時年三十有六貧不能償以故一斥終不復起而
君亦絕不介意先是望魯館舍後有隙地切際做塘西
接平蕪東環郵落烟波雲樹參差掩映君樂之增築小
室其上見者皆以爲若舟之行水也因顏曰壺天一葉

而自寓其號曰虛舟至是以官錢未償不能歸三年畱之吟謳嘯傲不知身世之阨塞也君在鳳陽所交皆知名士年雖少已學爲詩罷官後乃壹意竟學嘗讀漢書至王尊傳與已事相類感而賦之君之誠心爲民發於自然固非規規襲蹈古人之成迹於斯見之君後又僑居滄景間卒於獻縣年五十在日官錢終未償所司以產絕告乃免有六子皆貧其名錦者爲諸生從予遊紀君事於倫常之閒亦多有可稱者

論曰昔傅炎父子治縣並著奇績人稱其有治諸君之父爲慶都爲永安爲鳳陽所在著稱以此知君之稟承也有自然鳳陽治民而君則治河其事不盡同而君乃

能使曹單之民久而戴君方解組時經單父城父老擁車爭問起居君亦自喜以爲昔日車騎旌旄之迎不若也越二十年君之子過望留老人述君事猶重大息曰公所爲利於民不利於身然則職任雖殊其誠乎爲民者未嘗少異不然何以得此於民哉

弟子仁和韓文潮鴐虹校錄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六